

宋本

《玉篇》研究

何瑞◎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宋本 《玉篇》研究

何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本《玉篇》研究 / 何瑞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5004 - 7

I. ①宋… II. ①何… III. ①漢字—字典—中國—南朝時代
②《玉篇》—研究 IV. ①H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47398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張 林
特約編輯 文一鷗
責任校對 高建春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三河市君旺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36.25
插 頁 2
字 數 559 千字
定 價 128.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秦漢六朝字形全譜”(13&ZD13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研究”(12&ZD173),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學生語言能力發展研究”(11JZD041)成果

《玉篇》調研的難點和思路

——何瑞博士所著《宋本〈玉篇〉研究》序

《宋本玉篇》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

調查研究古文字的學者，每每以《說文》為津梁，凡《說文》中見不到的，基本無法定位，胥籠統稱之為“所無”或曰“新增”。古文字經過漫長的隸變過程，將隸變的結果悉加楷書定型整理和分類貯存，唯有《玉篇》。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玉篇》是上溯古文字，下啟今文字的橋樑，积淀着基本的漢字資源。比如，出土古文字如戰國楚簡，記錄“平”詞往往加土符作“坪”且多作上下結構，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九州不坪(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孔子詩論》第2簡“訟坪息也”，字形作；《郭店楚簡·老子丙》第4號簡“安坪(平)大”用：“平”亦皆下從土上從平聲，語料庫查詢得到38次使用記錄。^①檢《玉篇·土部》：“𡿨，蒲京切。《說文》曰：地平也。亦作坪。又音病。”《萬象名義·土部》：“𡿨，蒲京反。”^②

如上揭，《宋本玉篇》的貯存特點，在於將歷代傳抄的歷史漢字各種古文字類型賦予一定的楷書形式，並界定由此帶來的各種字類關係。在楷字資源庫研製過程中，基本標識原則為：“古文”“籀文”“或體”“同上”等，凡是《宋本》用以上術語描述的，就認為是編者界定該字與所貯存字頭的關係。絕大部分情況下，該層次貯存的字形下面既沒有反切注音，也沒有給出釋義信息，只是現存版本對相當數量的重文異

① 《說文·土部》小篆已作左右結構。，並見臧克和劉本才《實用說文解字·土部》第425頁“坪”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② 也許由於刻寫視覺效果的影響，南北朝隋唐石刻用字，多呈現出將上下結構調整平衡為左右結構的趨勢。

2 宋本《玉篇》研究

體也採取了跟字頭地位相同的字體排列方式，這種排列方式聚合的楷字記錄共有22 794條。對歷史漢字古文字到楷字進行定型聚合，《宋本》不再仿效《說文》側重進行結構類型的分析，這種功能定位是符合楷字發展實際的。

《宋本玉篇》在楷字聚合整理、編排處理過程中，所增廣楷字結構，從數量上反映了唐代楷字發展的情況。對照唐代石刻等一次性寫定文獻用字，往往可以找到《宋本玉篇》新增出的對應字形。要是從這個關係來看，似乎可以印證該本重刻朱氏《重刊玉篇序》的說明：

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眾而《玉篇》又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于毛氏汲古閣，張子士俊請開雕焉。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樵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于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由是，今之塾師，《說文》《玉篇》皆置之不問。兔園冊子，專攷稽于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于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于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本而古之小學存焉矣。^①

由於《原本玉篇》殘缺，如果確實存在《萬象名義》傳抄《玉篇》文本關係，前者和後者兩相對照，即可大體分出《宋本玉篇》所存楷字基本時間層次。^②逐部分類對照的結果，屬於《宋本玉篇》新增楷字5 298，分佈於139部，其中增字在100字以上的部首有14部，分別是水部、艸部、竹部、口部、心部、手部、蟲部、木部、山部、石部、人部、鳥部、目部、犬部。可以看出，與日常生活關係密切而且區別度較

① 《宋本玉篇·重刊玉篇序》，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據張氏澤存堂本影印。

② 《篆隸萬象名義》，抄者為日釋空海（遍照金剛），生當中土中唐。調查所據版本，為高山寺藏本，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字彙資料庫所使用抄本，為東京大學影印本。

高的偏旁部首，其構字能力明顯強於其他各部。調查報告從增長比例觀測分佈，分別統計出超過30%的部類。

在《宋本玉篇》5 000多個新增楷字當中，有511個字為異體字，接近新增字總量的10%。上述統計結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宋之際楷字使用變化的某些趨勢。^①

關於《萬象名義》抄本特點

基於上述關聯，應該先談談《萬象名義》的文獻傳抄性質。

被敦煌文獻整理者題為《玉篇抄》的三片殘紙，庶乎有一斑之窺、一嚮之嘗的功效。較之《萬象名義》義項僅僅抄取一字者，《玉篇抄》抄存相對完整。但較之《原本》所存，則業已基本刪除了有關書證來源標記。從僅存數字字序來看，《玉篇抄》“須”下次𩇑、下次顙、下次顙、下次顙，跟《名義·須部》以下所次一致：

須→𩇑→顙→顙→顙

唯“顙”字《萬象名義》作顙形，二抄本抄存異體字。另一殘紙抄存，在《萬象名義》屬“彡部”，《萬象名義》本部所傳抄字序為：

彡→彬→形→彡→修→彰→彡→彰→彤→彡→弱→彡→影→彡→彡

《玉篇抄》殘紙本部所存字序為：

彬（原抄字闕，據釋義及《萬象名義》所存當系“彬”字，《玉篇抄》該條所闕“或為”字，當系“斌”字）→彤（整理者據釋義所補，是）→彤（整理者據釋義所補，是）→弱（整理者據釋義所補，是）→彡（整理者據釋義所補，是）→影（整理者據釋義所補，是）

兩相對照，字序一致，唯《玉篇抄》該殘紙中間脫文。《玉篇抄》另一殘紙屬“彡部”，所存相聯髣、髴二字字序為髣→髴，亦與《名義·彡部》次第一致。《玉篇抄》該殘紙本部字頭“彡”下注音為直音，且存二音，而《萬象名義》“彡”下注音為“所銜反”，只抄存一音，這與《萬象名義》傳抄《原本》過程中的處理，也是一致的。《玉篇抄》“彡”下釋義抄混且殘缺為“長彡□□也”，對照《萬象名義》可補正

^① 何瑞《宋本〈玉篇〉研究》第四章：“《宋本》新增字”，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2006屆博士學位論文。

(1)整部楷字抄存。《原本》到《宋本》，經過了大規模增改。所以，人們往往只是感覺《宋本》增加了貯存字量，不再考慮這個過程出現的損失。在這方面，《萬象名義》成為僅存的對照線索。如《宋本》“牀部第四百七十四”，凡1字，《宋本》存字頭1個，而《萬象名義》本部抄存6楷字；

(3)所傳抄字形結構，體現出來的楷化變異規律，跟魏晉南北朝用字對應；由此對於歷史楷字發展過程的調查，提供社會用字實物的和傳抄貯存的完整座標；

(8)所傳抄楷字，補充宋代《說文》等脫文、異體；等。^②

凡三百五十五字（三百四十八字），字頭315。《宋本》《說文》《名義》共見134個。《宋本》《說文》共見149個（其中《說文》包括新附收錄13個）。《宋本》《名義》共見214個。

《宋本》土部新增字81個：塲、埴、塏、垆、塹、圪、圯、隸、
墜、塍、端、埡、塢、塒、垠、垓、堦、塋、塉、塊、塌、塍、塎、
坳、坨、塐、坰、塑、塒、塓、塔、塕、塖、塗、塘、塙、塚、

② 具見臧克和《中古漢字流變》“《名義》綜論”部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其次，第一次基於定量統計，分析了唐宋之際《玉篇》新增字的分佈和頻率。第一次基於定量統計，調查了《宋本玉篇》貯存的異體字類型及來源。

再次，利用《玉篇》資料庫，為現代大型語文工具書如何更好利用《玉篇》楷字資源進行了專題探索。

還有，首次將《宋本玉篇》貯存楷字與現代漢字常用字、通用字進行比較，觀察常用字通用字在《玉篇》中的分佈傳承比例，為現在楷字的規範整理直接提供參考資料。

何瑞博士論文的完成，可以說是近年來歷史漢字時間層次研究領域所取得很有分量的全新收穫，在漢字發展及應用領域將產生影響。由於課題容量很大，若干專題今後可以深入發展。作者的有關《玉篇》調查研究，為走向漢字應用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南宋朱熹詩句有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①

近幾年，何瑞結合語用所工作，複于漢字標準應用、漢字認知等相關領域，^②用力勤，積累厚。以何瑞博士的品德修養和專業基礎，相信會在有關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臧克和

2013年江南夏始春餘

① 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

② 中古以降《宋本》新增字量，接近或超過30%的增長部類，其主要分佈領域，往往體現出漢字使用及認知發展的某些趨勢。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玉篇》的文獻結構層次(上)	(8)
第一節 《玉篇》的作者及成書時代	(8)
第二節 《玉篇》的流傳与刊刻	(20)
第二章 《玉篇》的文獻結構層次(下)	(91)
第一節 朱序辨偽	(91)
第二節 宋本與上元本的關係	(100)
第三節 宋本《玉篇》避唐諱例	(108)
第四節 宋本《玉篇》重出字	(118)
第三章 宋本《玉篇》異體字研究	(128)
第一節 異體字概說	(128)
第二節 宋本《玉篇》異體字	(138)
第四章 宋本《玉篇》新增字研究	(171)
第一節 新增字概說	(171)
第二節 宋本《玉篇》新增字	(173)
第五章 《玉篇》新增字與相關字書比較研究	(206)
第一節 《玉篇》與《說文》新附字比較	(206)
第二節 從唐宋字韻書看宋本《玉篇》新增字時間層次	(245)
第三節 《玉篇》與《說文》新附對應字基本時間層次	(257)

第六章 宋本《玉篇》常用字	(262)
第一節 常用字的界定	(262)
第二節 宋本《玉篇》常用字	(265)
第三節 基於宋本《玉篇》的常用字比較	(277)
第四節 宋本《玉篇》與現代常用字表、通用字表對比	(292)
第七章 宋本《玉篇》與近現代辭書編纂	(305)
第一節 宋本《玉篇》與後世大型字書編纂	(305)
第二節 宋本《玉篇》與近現代大型字典對照情況	(311)
第三節 宋本《玉篇》與近現代辭書編纂思考	(330)
附表1.1 《玉篇》見存版本目錄	(333)
附表1.2 宋本《玉篇》刻工名表	(341)
附表2.1 宋本《玉篇》異體字表	(344)
附表2.2 宋本《玉篇》異體字與《說文》重文對應字表	(396)
附表3.1 《說文》、原本《玉篇》、《名義》、宋本 《玉篇》四書部首字數對照表	(410)
附表3.2 《說文》、原本《玉篇》、《名義》、宋本 《玉篇》四書共見字統計	(431)
附表3.3 宋本《玉篇》各部新增字表	(452)
附表4.1 宋本《玉篇》字頭未見字（共760個）	(490)
附表4.2 《千字文》與宋本《玉篇》字頻對照表	(495)
附表4.3 宋本《玉篇》在現代漢語7 000通用字對應 字頻表（6 384字）	(508)
參考文獻	(564)

緒 論*

一、引言 《玉篇》在漢字史上的重要地位

《玉篇》是中國漢字發展史上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它上承《說文》下開百世楷書字典先例，在漢字楷化定形方面基本完成了從古文字到今文字定形聚合的過程，所貯存的歷史漢字涵蓋了現代漢字的基本範圍。

《玉篇》是魏晉六朝時期顧野王奉旨所撰。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字的發展演變呈現出兩個方面特點：從文字形體說，從漢末到魏晉時期，楷書漸為成熟並成為通行書體，編撰以楷書為主的字典勢在必行；從文字數量說，在隸變和楷化定形過程中，字形變化異體增多，社會使用中的訛變俗字盛行於世，漢字數量急劇增多。顧野王《玉篇序》所陳：

“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 針對六朝之際文字各體兼備異體迭出且使用混亂的局面，顧氏奉命“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在前世字書羣籍基礎上，注重對當時社會用字收集整理，著重對楷書漢字的規範與定形。

顧氏原本《玉篇》卷帙浩繁，又隨時間推移漢字數量仍不斷增益，因而唐時有孫強增字減注本盛行於世，顧氏原本《玉篇》漸次湮滅。清末於東瀛發現的原本《玉篇》殘卷僅約相當於原帙八分之一。唐時日本高僧空海據原本《玉篇》撰成《篆隸萬象名義》，體制內容與原本《玉篇》皆極為相近，可看作原本《玉篇》的節本，“拿來對原本《玉篇》

* 本文屬下列課題研究成果之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唐宋字書收字時間層次研究”；上海市社會科學青年項目(2004EYY001)“宋本《玉篇》歷史漢字傳承與定形”。

進行補正”^①。

目前保存完好的宋本《玉篇》是宋陳彭年在唐孫強增字減注本基礎上重修過的本子，較顧氏原本《玉篇》所貯存的歷史漢字數量已大為增益。

“《玉篇》以被歷代增益改變，面目全非的代價，換得了流傳至今的地位。”^②歷代對《玉篇》進行增刪補正，雖未能全原帙之面目，卻使之在社會中廣為通行使用並流傳至今，其深層原因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據我們統計，宋本《玉篇》（澤存堂本）共收楷書大字字頭22 804字，其中屬唐宋之間新增有5 298字，占全書總字量的23.2%。異體字有7 514字，占全書總字量的33%。根據現代漢語常用表與通用字表對比調查，宋本《玉篇》與現代常用字有3 309字的重合，約占全書的14.5%，與通常字有6 156重合，約占全書的26.9%，分別為現代常用字94.5%，現代通用字的87.9%。從以上數據看，宋本《玉篇》既有傳承歷史漢字的穩定性又有不斷與時俱進的特色，實際上“傳承積澱了中古到唐宋時期歷史漢字系統的基本部分”^③。

宋本《玉篇》以楷書形式將各個時間層次積澱下來的歷史漢字收集整理並予以定形規範，成為研究中古歷史漢字的重要坐標。一千多年來數經歷代傳抄官修盛行不衰，成為後世楷書字典編纂之范例。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對《玉篇》的研究前賢時學多有涉及為本書探討撰寫提供了寶貴參考資料和研究基礎。宋本《玉篇》自清初為朱彝尊發現並刊刻以來，其漸取代元刊本《玉篇》而居通行地位。孫星衍、段玉裁皆據之以校定《說文》。宋本《玉篇》成書之時亦經校刊，朱氏《重刊玉篇序》有言：“張子士俊……臨樞讎校校之勤，不舍晨暮。並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清人鄧顯鶴著《玉篇校刊札記》序言：“出所記《篇》《韻》正誤……乃召工摹寫精刻別為校勘記一卷，附卷末，其中然訛誤太甚者……一切仍舊而匯集其說於《札記》糾正中。”並對其重刻宋本《玉篇》進行了勘誤，又鈕玉樹《說文玉篇校錄》整理出221組兩書字形相異者。綜上所述，清人關於《玉篇》所做

①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5頁。

②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1頁。

③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5頁。

的研究工作因時代所限，多為宋本《玉篇》版本的校勘。

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時發現原本《玉篇》殘卷，並刊印入《古逸叢書》，其後羅振玉又於日本蒐補之，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玉篇》研究漸為盛行。20世紀有羅常培、鄭師許、周祖謨、胡吉宣等多位先生撰文著述中對《玉篇》有專案研究。據我們收集整理，從二十世紀初至今一個世紀中主要有42篇，各文字學專書對其進行的評介不計在內。

建國以前著述目前所見僅見5篇，如鄭師許《〈玉篇〉研究》（1935年）、鮑鼎《〈玉篇〉誤字考》（1925年）、張煦《〈玉篇〉原帙卷數部第敍說》（1934年）對《玉篇》版本及收字情況及原本《玉篇》體例作出考證。關於注音部分有汪桂年《玉篇反切考》（1935年）、羅常培《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於兩紐》（1939年）對音韻體系進行考求。

建國後單篇論文約為37篇，多發表於90年代以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玉篇》版本情況。關於原本《玉篇》的成書年代，原本《玉篇》的失傳年代及殘卷的傳抄年代考證；宋本《玉篇》成書時間及與孫強本關係，其中較多涉及朱序真偽問題。（二）《玉篇》體例。

《玉篇》上承《說文》，下開百世，其編排體例頗受人關注。在分部、部首排列、字序、釋字例證方面多有所創新，亦有經驗得失。黃孝德總結《玉篇》特點時說：“在編排體例上《玉篇》較之《說文》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它奠定了我國楷書字典的編寫基礎。”（三）《玉篇》音系。

《玉篇》是我國第一部用反切注音的字書，其反切用字對研究中古漢語的語音極有價值。周祖謨據《篆隸萬象名義》用系聯之法求得9組39聲類。近人對《玉篇》語音特點及語音系統亦多著述。（四）語源文字探考。原本《玉篇》對同聲符同源字已有相當明確表述與收集，對形聲字及詞源學等研究有著重要的作用。（五）《玉篇》的校勘。周祖謨、胡吉宣諸先生多有校勘之功。其中以胡氏《玉篇校釋》最為詳備，以宋本《玉篇》為基礎，匯入原本《玉篇》殘卷內容，並輯出各材料引原本《玉篇》文字，重排字序，最大限度複原了顧氏《玉篇》面貌。（六）關於《篆隸萬象名義》（簡稱《名義》）的研究。《名義》是日本空海仿照原本《玉篇》節本《玉篇鈔》而作，其價值在於“可以拿來對原本《玉篇》補正”^①。

① 臧克和：《歷史漢字的貯存、傳播與變異》（二），中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頁。

4 宋本《玉篇》研究

海外關於《玉篇》的研究主要在日本，較早且在國內有一定影響的是井崗慎吾所著《玉篇之研究》^①，20世紀90年代後，丁鋒教授亦發表有關於原本《玉篇》、宋本《玉篇》及《名義》比較刊考的多篇論文。

上述文章著述多從編排體例、收錄字數、版本流傳、歷史地位等方面進行考評，極少有對《玉篇》文獻層次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及對各個層次所貯存的歷史漢字做出窮盡性統計分析。對《玉篇》的研究多著力在版本源流考辨，或在辭書字典學方面的價值意義，或對文化史詞匯史的考察，從歷史漢字傳承與定形方面對宋本《玉篇》的本體研究較少。

二十一世紀以來，對《玉篇》字形本體進行研究的專著漸為增多，臺灣孔仲溫先生《〈玉篇〉俗字研究》、呂浩博士《〈篆隸萬象名義〉研究》、朱葆華博士《原本〈玉篇〉研究》等為代表的大批博碩論文，皆為宋本《玉篇》文獻層次區分與內部貯存的字際關係調查研究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

三、本書的研究範圍

宋本《玉篇》對漢代以降至唐宋間的傳承字、新增字及各類歷史漢字字形進行整理與定形，反映不同時期歷史階段的社會用字及古文字到今文字定形中隸變楷化的過程。在研究中國歷史漢字發展演變規律時，“清理古文字到今文字階段的傳承變異類型和規律，建設符合中國文字發展實際的歷史漢字庫，都離不開對《玉篇》所積澱歷史漢字進行分層次的調查、整理和研究。”^②

本書研究的範圍是以宋本《玉篇》所貯存的歷史漢字為研究基點，以《說文》、原本《玉篇》、《篆隸萬象名義》為參照對象，進行《玉篇》文獻內部結構調查整理，對文獻結構層次進行區分找出宋

① 1934年4月28日《大公报》書評：“《〈玉篇〉之研究》岡井慎吾撰 此撰人之學位論文，東洋文庫為之刊行，列文庫論叢第十九種。年來東方文化學院言精印日本殘存之玉篇原本，影本雖附解說，要不免簡，而有所固。此則於流傳刊刻，窮悉源委，校勘輯佚，蒐討備說。洵‘書誌學’中得未曾有之鴻篇，不僅小學家所當讀，亦所謂‘圖書館’家所宜讀者也。書分前后篇，前篇考論，復分正續：正篇考野王原本，著分存之卷，錄影印諸本，明其體例，取關聯諸書互為比較，續篇考宋元明清及日本各改變之本，並及於日文之所謂玉篇，耶穌會士所刊之玉篇，朝鮮通行之玉篇。日本曩於字書即稱玉篇，明治前半猶然也。后篇專輯佚文，又分內處：其近似野王原文者入內篇，非然者入外篇。所輯多出日本古籍，凡得二千一百四十字。”

②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頁。

本《玉篇》貯存的歷史漢字在不同時間層次的新增字；宋本《玉篇》對文本內部所呈現共時層面與歷時關係的異體字進行類聚及分類描述，找出漢字發展變化的規律，總結漢字的優化原則；對宋本《玉篇》傳承字進行調查共時與歷時的考察，通過與不同時期的社會用字情況進行調查分析；與後世大型工具書承用情況對照整理，以可靠的量化統計分析來說明宋本《玉篇》在整個漢字史中的規範作用和實際影響。

四、本書的主要內容和方法

“中國文字史上第一次同文字是秦時的小篆，結果失敗了。這第二次定隸書（即現在楷書），卻成功了。楷書體到現在還行用，已經經過一千二百年了。”^①《玉篇》作為流傳至今的第一部楷書字典，著重於漢字楷書字形的規範定形、字際關係的匯集整理，在楷書規範史上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與深遠影響。

我們以宋本《玉篇》所貯存的歷史漢字研究必須考慮到整個漢字發展演變的歷史，必須借鑒古文字學、傳統文字學的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文字學界往往有兩種偏好傾向，一是偏重古文字形體的歷史研究，一是只顧及眼前現實使用情況。

因此在宋本《玉篇》的歷史漢字研究中盡量避免此兩種傾向。現代漢字采用定量研究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字量字頻統計分析、正形規範整理、結構分析，使漢字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些值得我們借鑒吸收。但過分強調技術統計手段，忽視本體理論深入探討，不能“放眼整個漢字楷書的全部歷史、借鑒傳統漢字學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這種重實用、輕理論、不考慮漢字歷史發展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代楷書漢字整理研究的科學性。”^②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的整理研究以漢字發展歷史為背景，借鑒古文字學、傳統文字學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宋本《玉篇》貯存歷史漢字共時平面的字際關係及歷時層面傳承關係著眼，主要是對異體字關係及歷代新增字調查分析研究，對其來源類型、存在數量、分布狀態及結構位

① 唐蘭：《中國文字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② 章瓊：《現代漢語通用字對應異體字整理》，巴蜀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